

# 新版火车票应印上到站时间

甬上辣评

继今年3月火车票背面更新新版《乘车须知》之后，6月23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正面信息进行微调后的新版火车票将于8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推行。不过，此前在旅客中呼声很高的希望增加的“到站时间”并没有出现在新票面之上。（6月24日《北京青年报》）

据介绍，此次新版火车票的票面只进行了微调，主要是在始发站和到达站的站名后均标注“站”字，以及对票面部分信息的排列位置进行调整。相比这些形式上的修修补补，新版火车票在内容上依然没有增加公众颇为关心的“到站时间”，这无疑也是遗憾的。

一直以来，火车票上始终只有出发时间，没有到站时间，从而给广大旅客及接站亲友造成不便。虽说网站上都有列车时刻表，但不少旅客没有时间或者不会查看。尤其广大老年人不会手机上网，又记不住到站的具体时间，只能一遍遍向列车员询问，或者紧张地竖起耳朵听列车广播。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乘客购买了火车票，就和铁路部门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后者理应明确告知提供服务的

真实情况，其中就包括出发时间和到站时间。火车票没有到站时间，属于应该告知而未在合同中告知，侵犯了旅客的知情权。因此，关于火车票增加“到站时间”的呼声持续高涨。早在十年前，有律师专门就此给原铁道部发函提建议，近年来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纷纷奔走呼吁，但皆无下文。

对于不印上到站时间的原因，沈阳等地方铁路局曾如是解释道，铁路的准点可精确到分钟，但有时也会受到一些意外因素的影响，做到每趟列车都准点到达不太可能。担心晚点而回避到站时间，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列车运行计划是事先安排好的，准点或晚点都是客观事实，并不会因为票面有没有印上到达时间发生改变，公众也可以理解列车运行中出现的种种意外因素。因此，铁路部门只需注明票面到站时间为“准点时

间”，并在乘车须知中提醒“票面到站时间仅供参考，请关注车站和列车工作人员通知，以实际到站时间为准”。这样一来，既能让旅客有所参考，合理安排行程，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应该肯定的是，近年来火车票的一系列变化都体现了铁路部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比如，有旅客反映自己的身份证号完全暴露在车票上，一旦丢失会给捡到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铁路部门便对车票身份证号进行了部分遮挡。如今，新版火车票8月1日起全面推行的消息，再度引发人们对于“到站时间”的期盼。希望铁路部门能够从善如流，顺应民意，在新版火车票增加“到站时间”。这不仅是有有效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充分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同时也能带来一定压力，促使铁路部门尽可能保障列车准点，减少晚点现象，提升服务水平。 张枫逸

## ● 议论风生

**@蓝胖子：** [24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No.6 (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蓝皮书揭示，每周二是一周微信“谣言”传播最高峰，近六成假新闻首发于微博。] 经过周一的适应期，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刷微信、微博了！

**@阿狄微博：** [23日，河南郑州906路公交车上，一男子偷拿安全锤被车长发现并拦下。同日，269路公交车上也有一男子偷拿被抓现行。而两人的动机竟然都是为了拿回家砸核桃。] 虽然没有了诺基亚，但是也不能这样啊。

**@梅尔耶夫：** [美国一医疗机构近期研发出一种男性用避孕药，通过注射一种胶体入输精管阻隔精子，使精液中不含精子，从而避孕，不会影响房事且打一针可管好几年。不再需避孕时注射“解药”即可，预计3到5年后上市。] 小三上位将变得更加艰难。

**Akira0000：** [作为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瑜伽向来受到印度官员的高度重视。然而印度媒体近日披露，在首个“国际瑜伽日”中，印度铁道部长普拉布竟在做瑜伽时不慎睡着。] 深得瑜伽的精髓——放松。

**@ljall：** [24日下午，北京市禁毒办联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了“北京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据悉，今年以来警方已接到群众举报涉毒线索1500余条，其中查实240余起，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60余名，奖励群众40余人，发放奖金20余万元。] “朝阳区群众”占比多少？

## ● 热点聚焦

# 毒驾入刑不该再停滞不前

“6·26”禁毒日即将来临。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累计登记的吸毒人员有295.5万名，估计实际吸毒人员超过1400万，意味着每百人中就有一人吸毒。公安部禁毒局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家禁毒办、公安部就“毒驾入刑”问题已与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进行多次沟通，正推动刑法修订案中增加关于毒驾的条款。

（6月24日《京华时报》）

每年禁毒日，一串串与毒品有关的数据总是格外刺痛公众神经。估计100人中就有1人吸毒，真令人触目惊心。而另一个数据是：截至去年11月，我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突破3亿人，位居世界第一。不难推断，毒驾的严重程度可能超乎想象，现实中反复上演的一桩桩交通事故也印证了这一点。

如今，毒驾入刑已成社会共识，舆论呼声也日渐高涨。但是，较之酒驾入刑已有时日，危害更大的毒驾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入刑，尴尬地卡在了“最后一公里”。

毒驾入刑究竟难在何处？查处难度大、缺乏有效检测手段是公认的原因。

与吹气查酒驾相比，查毒驾的难度显而易见，不同种类的毒品、不同的吸毒方式对不同体质的人有不同的影响，而且毒品花样多、变化快，很难划定一个明确的定罪标准。此外，毒驾牵涉禁毒、交管、治安、刑侦等多个部门，若入刑，如何打破各部门的利益局限，厘清权责，也是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但不得不说，毒驾入刑难有操作困难的原因，但不全是操作和技术层面的原因。“唾液测毒”方法尽管成本较高，但不失为一个突破口，而且技术可以改进、投入可以加大，但毒驾入刑等不起，那些奔驰在马路上的“杀手”时时刻刻都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说到底，徘徊不前的毒驾入刑缺少的是“临门一脚”的勇气和决心。

毒驾凶猛，必须“零容忍”，立法要跟上。报道说，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都对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原则，不论是否造成交通事故，法律规定不仅要接受罚款而且要承担相应的监禁等刑事责任。反观我国，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毒驾才会以危险驾驶等罪名入刑，若不肇



新华社发

事就不用承担刑责，惩罚明显过轻，达不到震慑效果，甚至会助长毒驾行为。

毒驾入刑，共识已久，不该再停滞不前。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立法部门要拿出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打通毒驾入刑的“最后一公里”。酒驾都入刑好几年了，毒驾入刑还等什么？

陈广江

## ● 街谈巷议

# 世界那么大，他们就可以“玩不归”？

6月20日，西北政法大学在《陕西日报》发布辞退公告，根据相关规定，辞退多名教职工。无独有偶，西安工程大学也公告称：已旷工超过一个月的30名教职工，限一周内到学校报到并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到将按规定处理。（6月23日澎湃新闻网）

两所高校，同日公告辞退数十名教职员工，确实令人讶异。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旷工不回，辞退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譬如《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就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看起来，这是“校规伺候”，正风肃纪。但细究起来，好像又不是那么回

事。6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学一名内部人士告诉媒体记者，此次辞退的教职工长期没到学校上班，且多数是十年以上未到岗；西安工程大学人事处工作人员也向澎湃新闻证实了上述30名教职工多数因“出国未归”而旷工的说法。“失踪失联”数年乃至十数年，才想到清退处理，如此脉脉温情，难怪北京某高校教师曾在博客中发出“深情告白”——《编制比什么兴趣科学更有吸引力》。

能出国而经年未归的在编人员，显然不只是集聚于陕西的这两所高校。这些年，中国高校在清退各类问题学生上，姿态很高、频次很多，“零容忍”的架势十足；但，手电筒鲜有照到自己的，教职员中离职离岗而编制关系仍

雷打不动的，似乎已成为普遍现象。不妨做个假设，沿着陕西两所高校的清退思路去顺藤摸瓜，无须暗访、只要明查，估计不难找到一长串相似的“蚂蚱”。

最典型的例子，当是此前备受关注的“何老师事件”。何灵闯荡娱乐圈已脱产多年，却赫然在北大《工资在发编制内人员名单》上，类别标明是“在编”。这事儿，双方当然都不差钱，可能也都“情有可原”，但于规于矩，显然也站不住脚。当然，拿不拿工资不是要害，它映射出来的，是高校编制混乱的冰山一角。

高校在编教职员出国“玩不归”，究竟该等他们几年才算仁至义尽？这个问题，在教育深改与依法治国的语境下，总不能不声不响地沉入烟波浩渺的高校历史里。 邓海建



近年来，五常大米屡屡曝出造假问题。知情人告诉记者，近些年五常勾兑大米催生了大批搞客，这些搞客大多有政府官员背景，暗中操纵大米的买卖。这些五常市的搞客能从外地收稻并且顺利通过政府设置的关卡，再卖给五常市的加工企业。（6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

点评：如今遇到监管失守，网友总是习惯性说“有腐败”，这话当然很武断，遗憾的是却屡屡应验。事后看客往往会带一句“我就说嘛”，话里透出的可不是对自己预知能力的夸耀，而是不能奈何的愤懑。

6月23日，记者登录漯河市发改委网站，发现其首页内容今年以来没有更新过，拨打网站所留联系电话，对方称是漯河一家商务会所，提供洗浴服务，不是发改委。（6月24日大河网）

点评：民众原本希望能建一个信息平台，结果搭了个戏台，闹哄哄表演罢了，留下的是狼藉一片。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就全面深化博士生教育综合改革召开发布会，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介绍，既要大幅缩减在职博士生录取比例，又要大幅减掉兼职导师人数，特别是在机关担任领导的博士生导师要大幅减少，这些人也要像其他博导一样，接受论文等考核，由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能够担任博导。（6月24日《新京报》）

点评：贫者求富，富者求贵，贵者求名，这是人性使然。如果贵人可以动用公权求名，而不必遭遇损失，怎么会不趋之若鹜？



关注“志明有话讲”，请扫描二维码，或搜索添加同名公众号。

来稿请投邮箱  
wj1@cnnb.com.cn